

心灵 火花

清明时节好“返乡”

■ 曲云进

清明,本来只是一个节气而已,并非节日。作为节气,清明的历史至少也有2200多年了。据《岁时百问》解释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。”那时的清明还只是一个记录时间的节点,与农事密切相关,直到唐代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节日——清明节。

那么,“清明”这么一个美好明快的词汇,怎么用在了一个肃穆忧伤的“扫墓节”身上呢?原来,在节气清明前后早就有了两个节日——寒食节和上巳节。寒食节起源于远古的火崇拜以及介子推“割股爇山”传说等,有冷食、扫墓祭祖等习俗。上巳节原先是在水边举行祭祀和巫术活动,意在祛除不祥和招魂续魄,后来逐渐被水滨作乐、郊外踏青等取代。由于这三个时间挨得太近,久而久之,就合三为一,扫墓与踏青成为这一时间的主要内容,历经千年而不衰。

那为什么有些节日会一直延续至今且其核心主题却不发生太大变

化呢?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:“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、精神特质、精神脉络。”这,就是文化的力量,也是节日的价值。

清明扫墓可以表达思时之敬,缅怀逝者、感恩先人,可以祈愿家兴业旺,激励后人、敦亲睦族。这一时刻,伫立于先人墓前,今人与古人、生者与逝者、现在与过去,穿越时空隧道得以沟通会合,可以进行对话。这一时刻,正值春意勃发的季节,直面死亡,不得不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。

人有志,家有谱,国有史。清明并不只是一个祭奠自家祖先的宗亲节日,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人一家一事的悲喜。直至今日,“祭奠先烈”已与“追思先人”“缅怀先贤”共同成为清明的节日主题和时代习俗,彰显了清明节别样的精神气质、文化底色和家国情怀。

清明节既有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的生命体验和“素衣

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”的文化记忆,同时也有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的狂欢图景和“况是清明好天气,不妨游衍莫忘归”的恬淡心境。如此看来,清明节还是一个远足踏青、亲近自然、催护新生的春季仪式。充分展现了古人悲欢与共、生死并置的人生哲学,塑造出了“追思先人,勿忘生者”的生命境界。

“天涯共此时,同寄一缕哀。”几千年来,人们在这个“气清景明”的日子里,即便是辛苦辗转,也要尽力赶去参加这一场严肃的生命交流仪式,每年一次,代代传承。不忘来处,记住归处,构成了人们顽强生存和砥砺前行动力。这其中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,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人文密码。所以,清明节并非只是日历表上或官方文件中简单的假日安排,而是承载了厚重文化意味的传统节日。

包括清明节在内的传统节日承载了上千年历史,有时间的厚度、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温度。作为周期性的民

俗传统和集体仪式,它具有定期维护并擦亮历史记忆的文化功能,不断守护与强化着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。如果说传统节日是当代人的“文化乡愁”,那我们每一次的过节,其实就是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“返乡”。“文化返乡”不是抱残守缺和固步自封,而是文化重温和传统守望,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

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如今,我们能从容地在大好春光中徜徉,何其有幸?我们还能毫无隔膜地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对话,享受其丰厚的滋养并从中汲取力量,何其有幸?我们身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、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新时代,又是何其有幸?

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,需要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,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,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,让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,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。

人生 行板

爷爷奶奶生活在旧社会,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,到处兵荒马乱。爷爷奶奶从山东逃荒到黑龙江。那时,他们身无分文,在屯子里寻到了一座废弃的房子,简单地修缮了一下,就住了下来。从此,落地生根,开花结果。

那座废弃的房子,爷爷奶奶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每年,爷爷都要给“老态龙钟”的房子抹墙面、修房顶、垫地基,希望老房子的寿命能长久一些。从父亲出生到长大成人到结婚成家,一大家子都蜗居在这间老房子里,以致母亲想起来就觉得委屈。

我很好奇,爷爷奶奶的房子当时到底是什么样子,因为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奶奶的房子。不过,在我小时候,只要父亲母亲一吵架,母亲就把爷爷奶奶的房子当作“制敌武器”来攻击父亲。只要母亲一说起爷爷奶奶的房子,父亲就像霜打的茄子似的——父亲觉得的确委屈了母亲,由此可以想象房子的“惨状”。

我长大后,曾经向母亲认真求证,爷爷奶奶的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?母亲说:“爷爷奶奶的房子是咱们村子里最破旧的,低矮、阴暗、狭小,墙壁东倒西歪,像随时都能散了架似的。房子的四周用几根木桩撑着,否则就会有坍塌的危险。夏天漏雨,冬天漏风。房间很小,南北两铺土炕,炕上铺着破旧的草席。南北炕间距离小得一迈腿就能跨过去……”

当年,母亲和父亲结婚后,爷爷奶奶住在南炕,父亲母亲住在北炕,晚上在中间拉上一道大布帘子。由于十分不便,母亲和父亲决定要建一座大一点的房子。

父母大半辈子盖了两次房子。第一次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,也就是1966年。那时正是集体化生产时代,正是“出工一条龙,收工一窝蜂,分粮一杆秤,天天挣工分”的年代。父亲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干完农活,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场院里制作泥坯砖。两人借着月光,用架子车拉土、和泥、拓坯。

刚制作好的泥坯砖需要用塑料布盖起来,防止龟裂。两天后,再把盖在泥坯砖上的塑料布揭开,让半干的泥坯砖直接暴露在大太阳底下,直至泥坯砖彻底晒干为止,再码成大垛用塑料布盖严实。泥坯是当时贫穷的农村建房的主要建筑材料。父亲母亲用了整整半年时间,才盖好了盖房子所用的泥坯砖。

建房子还要有打门窗用的木料和苫房顶用的苫房草才行。父亲又赶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割回了苫房草,从山里拉回了打门窗用的木料。在众多乡亲的帮助下,盖好了3间草坯房。

父母第二次建房是在1980年,那时各家各户分到了集体土地,实行单干。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上过初中、当过生产队长的父亲如鱼得水,率先买了村子里第一台小四轮拖拉机,农时在村子里种地,闲时进城跑运输。没几年,我家便先富了起来,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。这时,父亲决定建全村第一座砖瓦房。

1988年春,父亲请来了城里的建筑施工队。从备料到施工,都不用父亲伸一把手、操一点心。仅仅2个月,7间崭新的大砖房就建成了。红砖、白瓦、铝合金门窗,房身前脸沾满了花花绿绿的水磨石子,甭提有多漂亮了。后来,父亲作为致富典型,去别的村子做报告,回来后自豪地对母亲说:“十里八乡,没有一家的房子能比咱家的漂亮!”

光阴似箭催人老,一转眼就到了千禧之年。我们兄妹四个相继长大成人,父母年逾古稀。哥哥姐妹们都相继考上了大学,读了硕士、博士,毕业后在各自的城市买了大房子或别墅。我虽没能考上大学,但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,先是通过科学种田致富,然后在村子里开起了第一家超市。

村子的规模限制了超市的发展,于是我卖掉了曾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大砖房,又在镇上买了复式的楼房,一层继续开超市,二层做住宅。一开始,父母还有些舍不得,因为那座大砖房倾注了他们半生的心血,也为他们带来了半生的荣耀。但当听说镇上的楼房不仅宽敞明亮,而且是集中供热,冬天屋子里温暖如春,卫生间也在屋里头,再也不用跑到室外了,父母便同意了。

如今,父母对镇上的楼房非常满意,连连说还是住楼房好,屋子冬暖夏凉,既干净又没异味。父母不禁感慨:“现在,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,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,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党!是党的富民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!我们都相信,在党的领导下,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越来越美好!”

三代人的住房巨变

■ 佟才录

真情 拾贝

夜幕降临,待我们都睡下,母亲将煤油灯移到纺车跟前,开始纺线。

躺在被窝中的我,透过如豆的灯火,看母亲纺线的姿势,在斑驳的老墙上,投射出一幅剪影。温暖、生动、鲜活。

夜深时,看母亲纺线的剪影是一种享受。只见母亲盘腿坐在土炕的蒲团上,微微侧转,面对纱锭。右手不停地摇动纺车,左手拇指与食指、中指捏住筒状棉条的嘴,对住纱锭的尖,随着双手灵巧的操作和纺车的转动,左手的棉条像玉蚕吐丝,一条白线随着左手的徐徐扬起而渐渐变长,直到胳膊伸展,然后纺车倒转一下,利用“回车”的间隙,把拉出的细线均匀地缠到转动的锭子上。剪影中,纺车不停地转着,母亲的右手一圈一圈地画着圆弧、左臂前后夸张地摆晃。仿佛是一位诗人,在尽情地倾吐诗情;又仿佛是一位舞蹈家,在游刃有余地重复着艺术的律动。

纺线的剪影

■ 杨金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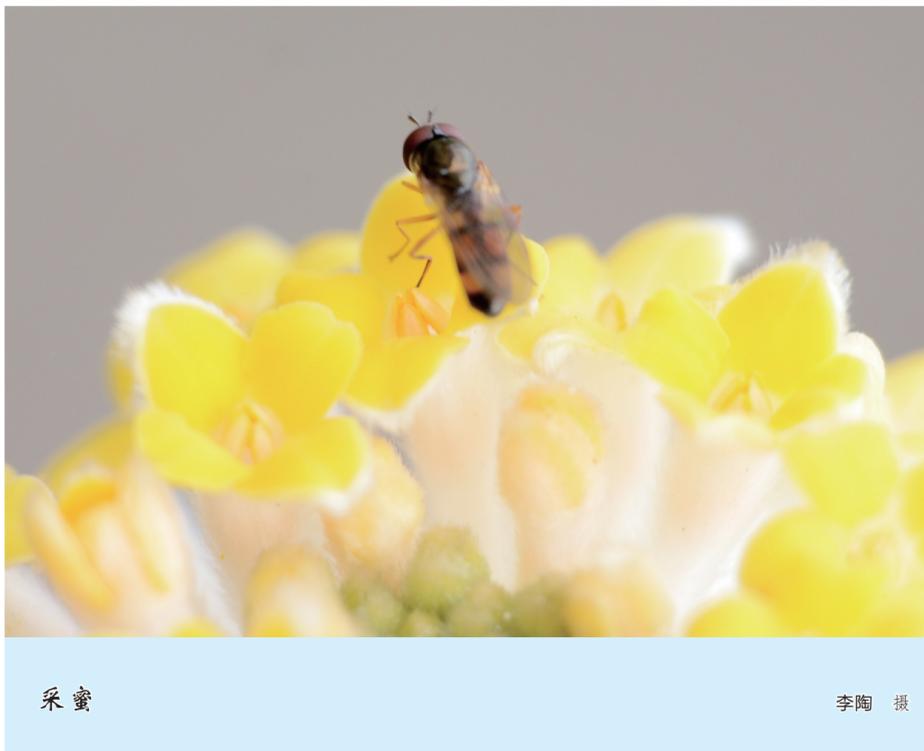
剪影中的母亲气定神凝,面容祥和,仿佛世间所有事情都与她无关,唯有认真纺线一事在心。叶落声、风鸣声、狗吠声、鸡叫声都很短暂,只有嗡嗡嗡、嗡嗡嗡的纺车声,如河流般绵延着、涌动着,周而复始,不断轮回着,像一个“得道高人”,讲授着天地人生的大哲理。我在“嗡嗡嗡”中,睡熟了。

当我睁开蒙眬的睡眼,看到煤油灯还亮着,墙上的剪影还在动着。我劝母亲早些休息,母亲带着微笑与满足,摘下下一个纺好的线穗,对我说:“你睡吧,我再纺一个线穗。”我知道,我的劝阻无效,我只能继续欣赏墙上的剪影。

母亲曾告诉我,这台纺车是姥姥在世的时候用过的。姥姥76岁那年离世,将纺车留给了母亲。母亲说,她用姥姥的纺车纺线,每当纺车“嗡嗡嗡”地响起时,就能想起姥姥在时的那些时光。

雄鸡报晓时,我再次醒来,看到早起的母亲正在给纺车滴油,用布擦拭,松动的地方母亲就用一些麻绳捆绑好。再看墙上的剪影,母亲低着头,眼神专注地看着纺车,纺车安静地立在墙边,整个剪影显得完美、和谐。

从人冬到春耕,母亲把大雪纺得漫天飞舞,把天寒地冻纺成春暖花开。无数个冬去春来,墙上的剪影永远是黑色的,但母亲的满头青丝却慢慢地变白了,像母亲纺出的棉线一样白。



风物 杂谈

家乡的棉花

■ 王国梁

我常常想起家乡的棉田,就像想念一位熟稔的老朋友。辽阔的大地上,棉田绵延而去,一直延伸到天边。那些棉田,不仅是温暖的保障,也是家乡人赖以生存的依靠。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种棉花。棉花对我们来说,是最亲密的朋友。

我们所说的棉花,是棉株结出的雪白的棉花,用来做棉衣、棉被和棉质衣物。其实棉株在结棉桃之前,有一次开花。那时棉花开的是彩色花朵,初开时乳白色,渐渐转成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。这些花朵外形很漂亮,不过因为人们关注的是雪白的棉花,所以都忽略了这些美丽的花朵。那些花朵结成一粒粒棉桃,棉桃鸡蛋大小,绿生生的,很饱满很硬实。那个阶段的棉田,正在孕育中。棉田里散发着清新甜蜜的气息,非常迷人。

棉田默默地送走每一个晨昏,悄然酝酿着一场盛大的绽放。终于等到秋风劲吹的时候,棉田的丰收季节到了。秋风催开了一颗颗棉桃,一朵朵雪白的“花”灿然绽

放。这时候的“花”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棉花。你见过大片成熟的棉田吗?那种壮阔的画面简直可以用震撼来形容。朵朵棉花连成一片,片片棉花连成海,整个棉田成了白色的汪洋。风吹过的时候,片片雪白还在微微浮动,异常美丽。雪白的棉花齐齐绽开,棉田仿佛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一般。不过,雪带给人寒意,而棉花却带给人暖意。“花开天下暖”,说的就是棉花。棉花开起来,人们心中的喜悦像棉花一样也随之膨开,春华秋实,终于等到的秋实,怎能不喜悦?棉花盛开,多么盛大的丰收啊!

棉花开起来,让人感觉那么暖,那么可亲。你可以随手摘下旁边的棉花,只需轻轻一拨,棉花便溢满整个手掌,柔软细腻,给人很舒服的感觉。盈盈地握在手里,触感极佳。放在鼻间闻一闻,里面有棉株的清新之气,还有阳光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,我们姐弟最喜欢跟母亲去摘棉花。母亲摘棉花的时候,脸上总挂着特别欣喜的表情。她兴致非常高,话也多了起

来,问我们这些白棉花像啥。我说白棉花像雪,姐姐说像天上的白云。母亲笑了笑,还说棉花糖呢!我们有说有笑地摘棉花,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

我们把棉花采摘回家,晾干后,再去弹棉花。弹好的棉花,松软得仿佛面包一般。抱一抱这些棉花,柔软蓬松,碰触到脸颊毛茸茸的,特别舒服。母亲用这些棉花为我们做棉衣棉被。新做的棉衣棉被,闻起来香香的。棉花的香味儿,久久不散。棉衣穿在身上,棉被盖在身上,无比温暖舒适。

后来,我就喜欢上了纯棉的衣服。每当看到衣服标签上“100%棉”的字样,我的心里就会觉得亲切踏实,仿佛看到了家乡的棉田。我总觉得那些纯棉的衣服带有家乡才有的气息,有时我还会轻轻地抚摸一下这些衣服,感受它们舒适的触感、柔软的质地。这些衣服,是一朵朵棉花变成的,多么神奇!棉花带着我熟悉的气息,一次次与我亲密相拥,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!